

中国 兰文化

探源

◎ 陈彤彦 著



云南科技出版社

2.31
0404
C

中国兰文化 探源

◎ 陈彤彦 著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明 ·

学习春风，以物以类，之于于物，起之于物，贵而贵无，不得其所，造其人所

中国兰文化探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兰文化探源/陈彤彦著.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4.4

ISBN 7 - 5416 - 1958 - 2

I. 中... II. 陈... III. 兰科 - 花卉 - 文化 - 中国
IV. S6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9787 号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650034)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 × 1092mm 1/20 印张:8 字数:150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000 册 定价:15.00 元

浣溪沙·宝林山间见兰

〔宋〕向子湮

绿玉丛中紫玉条
幽花疏淡更香饶
不将朱粉污高标
空谷佳人宜结伴
贵游公子不能招
小窗相对诵离骚



序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先后出版了三册国兰文化专书。一是浙江阮庆祥等编著的《绍兴兰文化》；二是福建闽西文学院作家周大文撰写出版的《中国兰文化》；三是江苏南通师范学院副院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周建忠撰写的《兰文化》。这三部书我都拜读过，获益甚丰。期间我还接受过周大文的采访，并应邀与吴应祥先生撰写了该书的序。

时隔数年，近日我又接到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戏剧研究室副主任陈彤彦快递来一部《中国兰文化探源》全书创作稿的复印件。陈先生从事戏剧创作数十年，作品甚多。其中话剧《爱的风采》，连续演出超百场。晋京期间，两次进入中南海演出。被列为1989年全国话剧十大新闻之一。我与陈先生从未谋面，但在兰花媒介上都彼此相知。1989年他曾荣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全国优秀归侨、归眷知识分子”称号。如此文化高端之士，不辞难苦，花了足足八年的时光，为一个兰文化主题，疏辨上下数千年的史经文献资料，汇总整理成册，乃兰界幸事，值得庆贺，令人钦佩！



生于幽谷之兰蕙，汲雨吮露，幽香飘远，秀逸清雅，其质坚忍朴实。历来兰花被我国人民喻为君子。在二千多年前，儒家大圣孔子的“兰为王者香”已经广为流传。兰花广受历代名人骚客，平民百姓玩赏，将其升华为一个文化的符号，一个美的载体，长期陶冶我中华民族，并且影响及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地区和国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千秋不变的帝王将相或霸业丰功，唯有恒古绵延的中华文化精神。在孔子修订整理和写作的易经（哲学）、诗经（文学）、论语（政经学）、春秋（史学）中，都常常以兰花喻德人，喻君子，喻操守。诸如“气若兰兮终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君子之道……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等等，不胜枚举。孔子赞兰时总不忘道，以兰喻道，洁身自爱。现在的素质教育是全民大事，历史演继，道盛德至善，不可忘也。发展兰花事业，让兰花进入千家万户，提高人民素质，就必须讲文化。兰文化是兰花产业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今日兰花事业的重心，就是要讲兰文化，要普及。要让普罗大众在养兰赏兰过程中，体验文化熏陶，提高生活质量，提升人的素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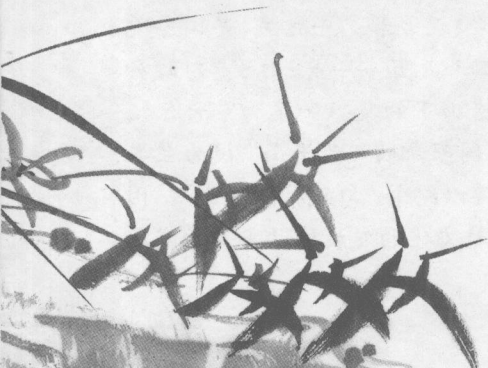
首届中国兰文化博览会今年四月初在绍兴县鲁镇隆重举办。希望本书能赶得及出版，给本届盛会增添风采！

匆忙应允撰写本书之序，顾与诸兰友共勉。

中国花卉协会兰花分会秘书长

何清心

2004年3月2日于广州双清兰室



序 二

去年,为《越兰与名人》撰稿,从《中国兰花》2003年第4期杂志上看到辽宁崔玉宽先生写的一篇“勾践种兰在渚山——贺《中国兰文化探源》问世”的文章,得知专著是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陈彤彦老先生花了八年时间刻苦钻研的成果,于是就文中“勾践种兰渚山”的出典电话请教于陈老先生。陈老先生非常热情地介绍了写作的目的和经过,并托熟人不辞辛劳亲自去云南省图书馆特批将一些馆藏资料连同《中国兰文化探源》复印件快递寄给我。收到这些材料我如获至宝,并认真拜读,作为晚辈深深地为陈老先生的这种严谨治学精神所感动。

陈老先生不愧为民族艺术研究的专家,拜读陈老先生的《中国兰文化深源》,二千五百多年兰文化历史娓娓道来,蕴含哲理富有诗意,字里行间里充满着激情;那诗的语言,深邃的哲理,全凭一片心的真诚,令人鼓舞。

关于“勾践种兰渚山”,前人都有考证,已成为历史定论。笔者的多篇“勾践种兰渚山”考证拙作中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补充论述。绍兴市先后编写出版的《绍兴兰文化》、《越兰新谱》、《越兰与名人》等书籍中也都有定论,是国内兰界绝大多数同仁及东南亚国家兰界认可的不争事实,也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读了陈老先生的《中国兰文化探源》一书,相信你一定会作出正确的判断。陈老先生从研究兰文化历史的角度考证论述,从古到今,引经据典,其本身就是继承、发展、弘扬中国兰文化。

中国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心之一,拥有悠长灿烂的历史文化,同样,兰花栽培及兰文化记载的历史亦十分悠久。黄河中游的汉文化,长江中游的楚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的越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三足鼎立的三大文化。绍兴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是古越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越文化中心。绍兴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山清水秀,是江南著名的水乡、酒乡、桥乡、书乡、兰乡和名士之乡,是国务院1982年首批公布的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二千五百多年前,由于“勾践种兰渚山”,后人也因此把渚山称为“兰渚山”,把兰渚山下的集市命名为“花街”,并把兰渚山下的驿亭命名为“兰亭”。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将“兰渚山”视为兰界“圣山”朝拜,韩国兰界就曾想在“兰渚山”建纪念碑以纪念“勾践种兰渚山”。因此,绍兴是我国兰花的故乡,是中国春兰的发源地。越文化的发展同兰文化的发展

紧密相连,古越人民受兰的熏陶而发展形成的兰文化渊源流长、绵延不绝、沉淀深厚;古越大地是我国兰文化及世界兰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兰亭旧种越王兰,碧浪红香天下传”。二千五百多年前,越王勾践将一株清香四溢的野生兰花种进渚山下的兰圃。从此,兰花深深地种入了古越大地。两千多年来,绍兴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多少人钟情、酷爱兰花,王羲之、陆游、徐渭、秋瑾、鲁迅、周恩来等等,都和兰花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许多美妙的故事,兰文化已深深地扎根在绍兴这块肥沃的土壤里。陈从周老先生在《说绍兴》中有这么一段话:“兰花有性格,叶纫而花香,有些像绍兴人。绍兴文风至盛,历史上出了那么多文人、书画家,而脾气呢?却朴实坚强,不太好对付,如兰花的叶子,使劲拉也拉不断。也可说植物也能熏陶影响民性、民情了。宜乎人称绍兴为兰乡。”很显然,兰花已成为绍兴的一种象征,兰文化现象已成为绍兴人的民俗、民风。兰香宜人,兰品醉人,兰花馨人,作为绍兴人,养兰、赏兰、爱兰、护兰、画兰、咏兰更成为人们自觉的行动与喜好,人们从兰花的沁香中陶冶情操,净化心情。今天,绍兴兰花不但被定为绍兴市花,兰文化已发展成为绍兴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绍兴兰文化已远播海内外,绍兴兰文化将一定会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绍兴县领导十分重视兰文化的发展,今年四月份将在鲁镇隆重举行中国首届兰文化博览会。闻悉陈老先生关心绍兴兰文化的发展,将准备出版《中国兰文化探源》呈献给中国首届兰文化博览会,深表谢意。正在筹备兰博会,时间仓促,在《中国兰文化探源》行将付梓之时,匆匆写下这些,权充作序,以祈得到陈老先生和方家的指教。



浙江省花卉协会兰花分会事理
绍兴县兰花协会秘书长

孙胜利

2004年3月17日晨2时48分于绍兴朝阳新村

绪 言

二十世纪末。几位朋友相邀赏兰，见到一帖条幅——“兰为王者香”。

看着满盆的素枝绿叶，嗅着阵阵袭人的芬馨，我直夸“王者香”三字写得精妙，朋友机趣地笑语：“这是孔夫子留下来的。”当时，我为自己对兰花知识的浅薄而讪笑，同时也确实被孔子“王者香”的妙语所诱惑，开始了如醉如痴的艺兰活动。

世间的玩物甚多，不管玩什么，总要知道其中精妙之一二，方能玩出品位与韵味来，兰艺就更是如此。我开始在涉猎范围之内，或借或买，尽可能多地阅读兰花专著和图片画册；获益匪浅，疑虑甚多。

当代出版的兰花专著，大多都异口同声，众口一词——古兰非今兰。虽有几个不同的声音，但有据无论，显得过于弱小。

当我得知孔夫子所说的“王者香”，竟然是一岁一枯荣，漫山遍野，如蒙降雪的菊科植物泽兰之时，兰花的品格和地位，在我心目中顿时一落千丈。虽然有人给兰花冠以“一个文化的符号”，十分高雅；更有人津津乐道宋儒“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但那终究是张冠李戴，显得十分无奈与乏味，反表露出掠人之美的世俗之相，似乎与兰的品德相去甚远。

我始终不信，孔夫子作为中国第一大儒，是中国文化的奠基者，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最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之一，怎么会把一顶光华灿烂、至高无上的“王者香”之皇冠，戴在“满山遍野，如蒙降雪”、毫无特色、随时枯荣的药草泽兰头上呢？“古兰非今兰”之论——有没有搞错啊？

怀着诸多的疑问，我开始断断续续，历时数载，披阅先秦古籍的重要经典著作，并对与兰相关的史料，进行了必要的摘抄与笔录。

我确信——古兰即今兰。

国兰文化，博大精深。兰花魂魄之精妙，超乎后学之想象。

目 录

绪 言

上 篇

古兰非今兰之思辨

本末倒置,源流不分 4

断章取义,游谈无根 9

“兰为王者香”之辨 9

“勾践种兰渚山”之争 30

“滋兰九畹”之析 36

国兰文化研究任重道远 43

下 篇

古兰即今兰之疏证

古兰最突出的审美特征——花香 49

古兰芳香是天然花香 51

古兰花香传播独具特色 52

古兰馨香级别是“顶级”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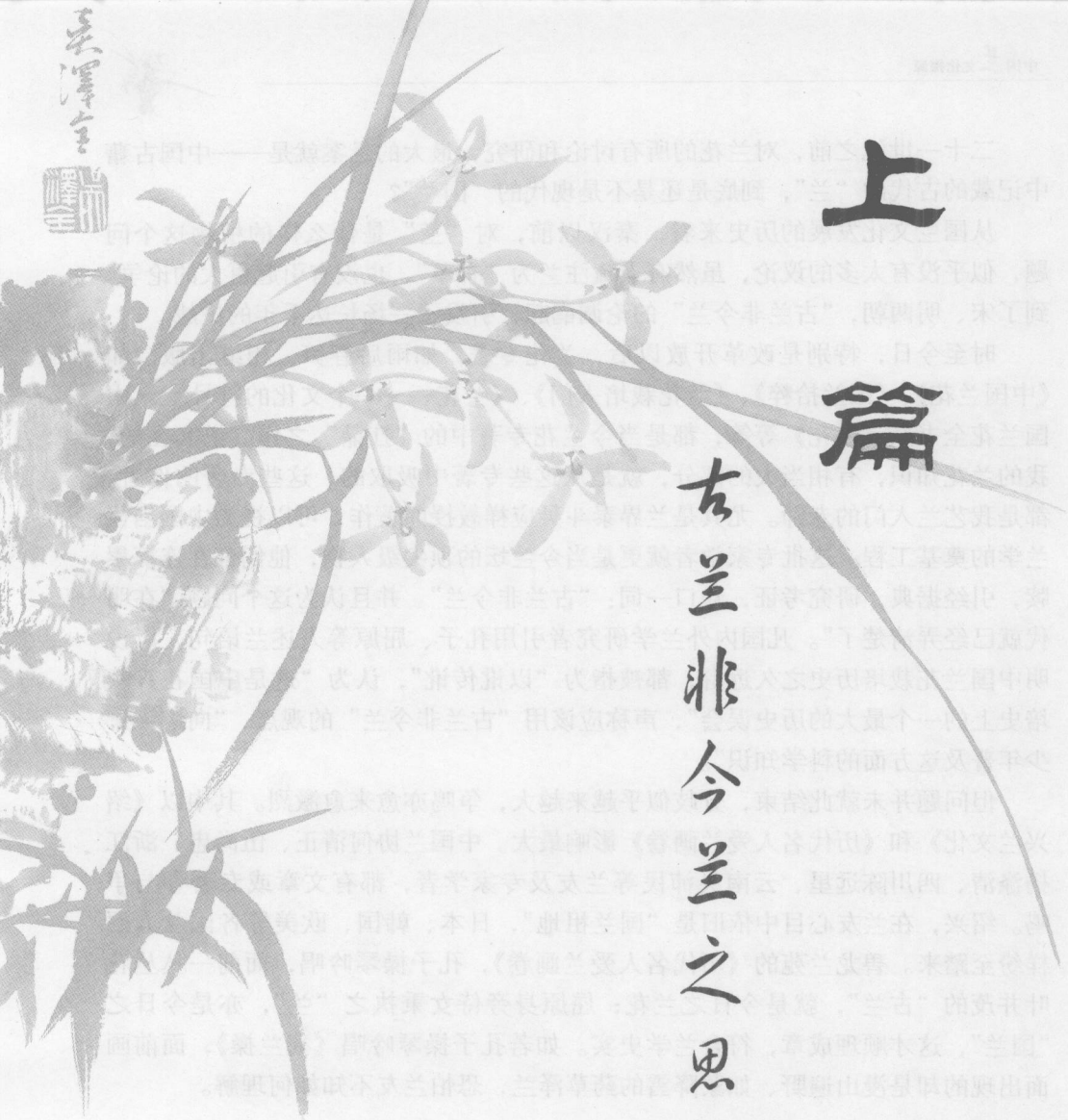


古籍中有关兰蕙花朵形态之描述与分类	55
古兰另一重要审美特征——赏叶	62
孔子叹美兰叶兰姿一字生辉	63
屈原歌咏兰叶兰姿出神入化	65
有关《诗经·卫风·芄兰》之管见	68
古兰的生态环境及其栽培历史之疏理	72
古兰生长的野外生态环境	73
古兰栽培历史之端倪	75
芝兰之室	77
疏兰为芳	78
兰薄户树	80
古兰分布及其流变之考证	82
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古兰即今兰”意见日趋统一	83
先秦古籍记录着黄河流域盛产兰花	87
《诗经》秉兰	87
《山海经》记兰	96
春秋战国以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适合“国兰”生长	101
河水清且涟漪	102
縣縣葛藟，绿竹如簟	104
虎得幽而威，兰得幽而芳	112
黄河断流与国兰分布北线南移	118
结 语	124
附 录	
贺《中国兰文化探源》问世（崔玉宽）	126
勾践种兰在渚山	126
古今兰蕙香同源	130
“滋兰九畹”寓意重 国兰文化绵万年	137
后 记	143



上篇

古兰非今兰之思辨



兰之思辨
上篇





二十一世纪之前，对兰花的所有讨论和研究，最大的悬案就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古代的“兰”，到底是还是不是现代的“国兰”？

从国兰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秦汉以前，对“兰”是什么样的植物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太多的议论，虽然有人疏注兰为“香草”，也没有引起更大的论争。到了宋、明两朝，“古兰非今兰”的论调鹊起，引发了一场长达千年的论战。

时至今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兰花专著，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版，如《中国兰花》、《国兰拾粹》、《兰花栽培入门》、《兰花——一个文化的符号》、《中国兰花全书》、《兰花》等等，都是当今兰花专著中的“扛鼎”之作。说实在的，我的兰花知识，有相当大的部分，就是从这些专著中吸取的，这些专著的作者，都是我艺兰入门的老师。尤其是兰界泰斗吴应祥教授的著作，可以视为中国当代兰学的奠基工程。这批专家学者就更是当今兰坛的顶尖级人物，他们都在连篇累牍，引经据典，研究考证，众口一词：“古兰非今兰”。并且认为这个问题“在明代就已经弄清楚了”。凡国内外兰学研究者引用孔子、屈原等人述兰语句，以说明中国兰花栽培历史之久远者，都被指为“以讹传讹”，认为“这是中国花卉栽培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历史误会”，声称应该用“古兰非今兰”的观点，“向广大青少年普及这方面的科学知识”。

但问题并未就此结束，分歧似乎越来越大，争鸣亦愈来愈激烈。其中以《绍兴兰文化》和《历代名人爱兰画卷》影响最大。中国兰协何清正、伍尚忠、浙江杨涤清、四川陈远星、云南吴沛民等兰友及专家学者，都有文章或专著参与争鸣。绍兴，在兰友心目中依旧是“国兰祖地”，日本、韩国、欧美等各国兰人照样纷至踏来。碧龙兰苑的《历代名人爱兰画卷》，孔子操琴吟唱，面前一丛丛花叶并茂的“古兰”，就是今日之兰花；屈原身旁侍女秉执之“兰”，亦是今日之“国兰”，这才顺理成章，符合兰学史实。如若孔子操琴吟唱《猗兰操》，面前画面出现的却是漫山遍野、如蒙降雪的药草泽兰，恐怕兰友不知如何理解。

子曰：“当仁，不让其师。”

——《论语·卫灵公》

为使国兰文化正本清源，论述中难免会与一些前辈、师友的意见相左。不过，我以为这是不要紧的，凡兰蕙“大家”，他们总是能汇纳百川，从中吸取有

价值的东西，就如兰蕙含雨露之津润，吸日月之休光，禀天地之纯精，才能酿造出“王者之香”。

当今的中国兰坛，只要直面现实，就不难发现，在兰友和专家学者中间，已经明晰地分为——“古兰非今兰论者”和“古兰即今兰论者”两大学术派系，各执一端。这已不单单是一个学术争鸣、各抒己见的问题，它影响到中国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普及与提高；阻碍着国兰产业与国兰文化，以更快的速度、更坚定的步伐走向世界。

就如我国史学界夏、商、周断代史，各抒己见的论争，持续了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仍然无法统一，已经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不良的负面影响，某些外国人甚至说：中国说得清的历史只有两千多年，不能算是世界文明古国。话听起来特别让中华儿女揪心。这种现状，对整个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来说，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

子曰：“知耻近乎勇。”

——《中庸》

二十世纪末，终于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组织史学界专家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全面攻关。他们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将史料逐条梳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从考古学、天文学、文字学以及现代物理、化学、电子、计算机等多学科、全方位的综合性与考证，为了更准确地确定一个战争或登基的日期，有时竟动用数十台电脑联合进行百亿千亿次运算攻关，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他们的学术成果，已由有关部门组织全国专家进行验收。“夏、商、周断代史”即将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公诸于世，还中华文明古国历史以本来面目。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兰坛，若要与时俱进，就应该组织全国（包括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华人）兰界有识之士，共同攻关，还我国一部完整统一的“中国兰文化史”。《中国兰文化探源》的宗旨也正是始于斯、终于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抛砖引玉之求索。

下面，我想就“古兰非今兰”之言论发表些看法。我以为，“古兰非今兰论者”，至少有两点值得认真思辨。



【本末倒置，源流不分】

研究古代兰学兰史，前人注释甚多，有正确，有错误。这些诠释和注解，都是兰文化的小溪支流。

中国兰文化历史的源头在那里呢？在《易经》、《诗经》、《山海经》、《左传》、《礼记》、《孔子家语》、《荀子》、《楚辞》等古籍中；在孔子、勾践、屈原等伟大人物的言论、行动中；在当代的考古活动发掘中。它们蕴藏丰厚，博大精深，要想解开“古兰”的千古之谜，就应该到源头去采拮，去勘探。

如若用朱熹、李时珍的所谓“辨证”来诤正孔子、屈原的博文格言、千古文章，那是“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

凡史学研究，如墨翟所言：

本不固者，末必危。

——《墨子·修身》

兰学兰史研究，就更是要固本正源。源头没有搞清，结论自然是错误的。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药典的经典，对兰草的论述，偏重于药草泽兰之类。又如朱熹的《楚辞辨证》，也只用“大抵”二字。今人却把朱熹存疑的“大抵”推论，作为定论，可见其谬。

有人对朱熹“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的说法津津乐道，我们就来看看朱熹在《楚辞辨证》中，是怎样用“大抵”的推论，得出“古兰非今兰”的结论的：

兰蕙二物，本草言之甚祥……按本草所言之兰，虽未之识，然而云似泽兰，则今处处有之。大抵古之所谓香草，必其花叶皆香，而燥湿不变，故可对而为佩。若今之所谓兰蕙，则其花虽香，而叶乃无气，其香虽美，而质弱易萎，皆非可对而佩者也。

原来朱熹也是源流不分，本末倒置。他并不是按孔子、左丘明、屈原、荀子所言之兰去“辨证”，而是“按本草所言之兰”去进行推论，得出“花叶皆香，

燥湿不变”的结论。我们不禁要问：在先秦古籍中，那里能找到“兰”花叶皆香的只字片言，或字里行间能引伸出这个结论的语句文字呢？朱熹这个“大抵”的推论，属游谈无根之说，是不足为凭的。

西晋时期陆玕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注释：

兰即兰，香草也……其茎叶似药草泽兰。

为了以后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得不把《辞海》中有关泽兰的条文作一引抄：

泽兰 菊科。多年生草本。叶对生，有柄，叶片卵圆形或披针形，边沿有粗齿。秋季开花，花白色，头状花序，在枝端排列成伞房状。通常生在山坡草丛中，我国分布甚广。

只要我们拿“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一对照，谁都会说：孔子所说的“芝兰”，绝对不会是生长在山坡草丛中的泽兰。

但是奇怪得很，陆玕说其茎叶似药草泽兰，有人马上就去考证泽兰是什么样子，甚至绘出图画来，并把什么香水兰、孩儿菊、千金草、零陵香、都梁香、霍香、水香等等，统统扯进古兰的考证范畴。他们顺着泽兰推论，把古籍中明确无误地记载“芝兰”、“芷兰”、“幽兰”生于深林、生于隐谷、生于幽谷的生态环境也改变了，说什么兰草生于泽畔，生于太吴池泽，漫山遍野，如蒙降雪……这种源流不分的引证、考证、辨证、推论或研究，其结果就像把未作任何处理的污水排入江河，把源头汨汨清流搞浑，让人看不清“古兰”的踪影与神韵，使之变成水香、药草，化为如蒙降雪的泽兰。这真是——

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猿（音决），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与狗则远矣。

——《吕氏春秋·察传》

这充分说明，在国兰文化的研究中，如果不固本正源，哪必将是“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这是值得广大兰友和专家学者进行认真思辨的。

比方陆玕将“古兰”疏注为“香草”，谬误与否，暂且不谈。我们不妨对陆玕的原话作一个反证——

陆玕说：“其茎叶似药草泽兰”。也就是说，陆玕所疏注的“兰”不是泽兰。



似，只能说明是相似，同时也说明不是。陆玕还明确指出：泽兰是“药草”的概念，兰是“香草”的概念。药草和香草是有本质区别的。陆玕说兰：“其茎叶似药草泽兰，但广而长节，节中赤，高4~5尺，汉诸池苑中及许昌宫中皆种之。”从描述的形态看，陆玕之兰（因为这不是孔子、屈原描述之兰，所以只能称之为“陆玕之兰”），倒是很像今日各地栽培的金粟兰，又称珠兰或鱼子兰。在云南，民间及文人学士，一直都把鱼子兰当作兰，许多志书都把它记录在兰类。直到1948年《新纂云南通志》，才“首次把鱼子兰认定不属兰类，予以剔除。”（见杨云《大理古今名兰》）。不管陆玕所疏注之兰，是不是鱼子兰，但很显然，陆玕之兰与孔子、屈原所描摩的芝兰、幽兰、春兰、秋兰相去甚远，不可能是同一种属的植物，这又怎么会得出“古兰”就是泽兰的结论呢？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朱子古兰可佩，今日兰蕙不可佩的观点。

户服艾以盈要兮，

谓幽兰其不可佩。

——屈原《离骚》

屈原在《离骚》中的诗句，似乎就是针对朱熹的见解而吟唱的——他们一个个把艾蒿、泽兰之类的所谓“香草”挂满腰间，却硬说幽玄芬芳的兰花不能佩带。从屈原的诗句中，除了美丑的隐喻而外，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佩艾者多，佩兰者少；但佩兰者少，不等于兰不可佩。屈原在诗句中，用否定之否定的语式结构，肯定了兰之可佩。兰花就客观来说，是质弱易萎，供人们佩带的时间是短一些，所以屈原在诗篇里才有这样的描写：

及余饰之方壮兮，

周流观乎上下。

屈原是说：趁着我的佩饰最香、最盛、最美的时候，我要周流观访天上地下。这正好说明，古代的兰蕙也像今日之兰蕙，有方壮之时，有易萎之质，不是朱熹推论所说的“花叶皆香，燥湿不变”的。

那么，今日之兰蕙，可不可佩呢？请看：

在清朝同治末年的杭州城里，春意料峭。街上稀疏的行人中走着个头戴全